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

怕曰各切靜也心目所經外境方感隨時逐物而不知其非惟上聖微見其妄過之漠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至提孩心無所著故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曹曰乘萬物而遊無所係累也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御註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冥茲謂大智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光耀自街也若昏謂不分別也察察明而不容貌悶叶音莫奔切寬裕貌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颺力幽切如長風飄揚之狀夫淵靜容物乃混然之全體變動不居乃大用之流行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文定曰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如嬰兒求食於母也

右二十章

河上名異俗此章首示絕格凡聖以對十於論獨行以明理或曰唯阿同出於聲善惡同出於為達人大觀本實非異正知照發亡半之為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者之所為然學者直須於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得若直以為善與惡同耳則是任天下入於惡而不之顧豈理也哉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後學董思靖集解

經六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甚也謂盛德也德乃道之所以形見者自是推之則凡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謂從道中出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有無不可定指之也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此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也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於至無之中而真一之精湛然獨存感之即應豈非信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文定曰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

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

美也雖衆甫之變日逝而不倖然甚真之

精常存而不亡聖人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亦以能體此道故也

曲則全

右二十一章河上名虛心此章明至道之真得萬物之守也

上聖即心而即道或曲或直惟義所在莫非全乎道也苟處時之變則曲身以全道惟能曲則不忤於物內以全身外以全物枉則直

枉乃所以為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窪則盈

窪為瓜切坳也如地之窪下則水滿之蓋

謙受益也

○ 弊則新

聞然而日章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故於至約之中而是體之全是用之妙罔不具焉

多則惑

凡事多端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隨時趨變以道而在手以謙約為主故聖人惟抱一以為天下古今之準的所謂

抱一則全體是道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見形句切顯也此教學者養德之方也蓋

抱一則無我若更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

是我見未忘又烏可以言一哉惟至於無

我之地則自然光明盛大愈久愈新心法

雙融人我俱泯何爭之有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蓋老子述而不作所謂曲則全等語皆古

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

者果能盡其曲枉之道則道之大全實皆

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

初也夫如是則其為直與盈者大矣

右二十二章河上名益謙此章示柔順之謙全成和之德也

希言自然

經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聖人言出於希皆

由其自然故久而不窮○溫公曰有道者

不言而信故曰自然

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者狂疾之風驟雨者急暴之雨此陰

陽擊搏或然之變也然終不能勝清寧之

自然故不能久自且至中為終朝自且至

暮為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

苟反常則非自然雖出於天地亦不能久

況於人手然天地亦不能無反常之時則

人亦豈能免於失哉

故從事於道者

惟從事於自然之道者其心有常乃能體

道之所為故樂與而善誘無所不同之也

○ 道者同於道

此安行者之事然上聖生知猶資學以成

其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隣是故同於道矣

德者同於德

此利行者之事學知而必求以有得於己

失者同於失

此勉行者之事謂人之氣稟苟或失於偏

然其性則未嘗少異故亦與之同而化之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

於失者失亦得之

雖因其所稟之殊而所入不得不異然苟能同而化之及其得則成功之一也

信不足有不信

惟自信之誠不至故因其失而疑之是以

有不信之患苟不信矣雖與之同亦不能化之也必深造自得者然後安然於不疑之地

右二十三章

河上名虛無此章明自易而守難故天地之大苟失其常亦不能久況於人乎其於人也性同

而氣稟則異或格於形氣之私者則失其自然之性然而性未嘗失也惟在乎先覺者善方便以覺之同其事以攝之則可以復其本然之自然矣莊子云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造之入於無死是也此聖人大同之德無私之教所以順其自然曲成而不道也惟終於自暴自棄者不與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去智切與企同跨者跨其兩端也○溫

公曰達性之常而心有所屬故不能兩存

自見者不明

自願者終不明

自是者不彰

蔽於己是者夫誰信之哉

自伐者無功

自誇其勞者人不以為功

自矜者不長

以其能則不可以久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

○溫公曰是皆外競而內亡者也如棄餘

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故有道者不處也

處上聲謂不處心於此視若脫然也

右二十四章

河上名若思此章謂主一者足於內而不矜於外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先悉薦切夫道混然成體自古固存而兩

儀由之以生物即道之為物之物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下母

寂然無聲也寥邈無形也以其體則卓然

無所對待而不變不遷以其用則周匝運

行而不危不殆此蓋即本然之全體而有

流行生育之妙用焉母者生生之本也不

可指為一物故贅之以寂兮寥兮又非溺

於空寂故兼體用而言獨立周行而生物

也不測矣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

強上聲此實無得而名焉

大曰逝

逝往也謂往被於萬物也

逝曰遠

無往不周

遠曰反

極其遠則其大無外反而求則其小無內

蓋通乎萬物而未嘗離本故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

夫道超乎天地有形之先故章首云先天

地也而亦未嘗不在乎天地有形之中故

復云域中有四大也若由道言之則天地

與王皆不足言其大矣然道亦豈外是三

者而別為一物哉故即域中而言則世人
 惟知是三者之大而不信道大是故云耳
 初非謂道亦域中之一物也學者不可以
 辭害意申言而王居其一焉者謂人者天
 地之心而會乎道所以潛天而天潛地而
 地凡於萬物之中靈秀者莫出乎人而王
 統之故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者相因之義也故語其序則人處於地
 形著而位分地配乎天而天猶有形道實
 三才其體自然而已謂推其相因之意則
 是三者皆本於自然之道蓋分殊而道一
 也故天在道之中地在天之中人在地之
 中心在人之中神在心之中而會于道者
 也是以神藏于心心藏于形形藏于地地
 藏于天天藏于道○文定曰使人一日復
 性則是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

右二十五章河上名象元此章
 貴道大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
 輻重

重直用切輕起政切寡謀之類躁早報切
 離去聲輻莊持切大車也君子之道以靜
 重為主不可須臾離也如輻車之重不敢
 容易其行

雖有茶觀燕處超然

觀古亂切庭上聲夫茶觀在物燕處在己
 惟不以物易己故遊觀茶樂無所係者而
 超然自得於物外也

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
 則失君

乘去聲身輕如字謂萬乘之尊不可縱所
 欲之私而不顧天下之重也輕則妄動故
 失助於臣躁則擾民故失其為君之道或
 云君輕則失助於臣臣躁則失任於君矣

右二十六章河上名重德此章言靜
 重然後可以為有物之

主或曰近取諸身則心為君氣為臣
 輕則心安動而暴其氣躁則氣擾亂
 而反動其心蓋君為民物之主心為
 一身之主所當靜重則無為而成功

善行無轍迹

行下孟切輪輹地為轍夫與道為一何迹
 之有

善言無瑕諂

瑕下家切疵病也諂直章切過也惟和以
 天倪故無口過

善計不用籌策

道一而已總括萬有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楗其偃切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無門
 無房四達皇皇而天地之大亦不能出乎
 其外是謂善閉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妙本湛然不為法縛不求法脫堂堂容
 了無間然所謂不可須臾離也苟溺於刻
 意尚行執言滯句用心計度以求道而不
 達方便之門則反為教相所縛故不能徹
 見萬法根元矣所謂善者無為而已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
 無棄物是謂襲明

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耳而且未必能
 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
 於暗蔽之中而我以兼容之量容之先

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者既以與人己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葉夢得曰常之為言無時而不然也

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謂因其不善而教之使善乃所以為善教也則是資其不善者以為吾施教之地矣

○林東曰因其不善而不為之是可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夫道之要妙非教能到故至於不貴不愛

之地則知無我人雖大智而莫測蓋能所俱忘是曰獨化者也

右二十七章河上名巧用此章明名達變試教理兼忘傳弄

云帝善教人等而句獨得諸河上古本無有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離復歸於嬰兒

離平聲知彼守此則所守者非勉強而有

常夫雌靜謙下衆必赴歸猶水附地相守之審在乎有常則雄動高強之念不作故性醇氣和無欲之至而赤子之心不失此

專氣以致柔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忒復歸於無極

以恬養智與道冥一則可為天下之所取式以其德有常而不變不差故用未嘗窮

量未嘗極此恬與智交養而成和也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為衆所歸而取式則榮矣故處之以辱而受衆垢有如谷之能容能應而未嘗匱乏

足復歸於樸

則復於渾然之全體矣此和行而成德也

自嬰兒與無極言入德之序而復於樸乃其所至之地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長上聲樸即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為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為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

長上聲樸即道也形而上者謂之道歸於樸則體斯立焉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散樸為器以應萬物道之用所以行也聖人用此道以為民物之主亦因其理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

雖制而非有所裁割○曹曰大制猶天地

割

之造物物隨性而自成不煩裁製也

右二十八章河上名反朴此章明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為精神者地二之火在人為神白此又一家之論也

故其用不窮或云雄者天一之水在人為精神者地二之火在人為神白此又一家之論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乃天地神明之器也惟順其自然而自治將欲取而為之是以人滅天以故滅

命身猶天下也故黃帝南望而玄珠遺機心方存而純白不備

故物或行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墮

虛煖也吹寒也強威也羸力為切弱也載成也墮許規切壞也有為之物必屬對待消息盈虛相推不已惟抱一者不入其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去上聲除也聖人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其自然而不欲使其盈且過也故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右二十九章河上名無為此章謂惟無為自然則可以有常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彊渠良切好去聲還音旋處上聲○御註曰孟子所謂反乎爾者下奪民力故荆棘

生焉上干和氣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彊焉

已音以下並同兵固有道者之所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杰乎善用

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

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

為果言殺敵者今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彊

於天下哉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彊

果以理勝彊以力勝惟果則有隱然必克

之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彊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物壯極則老兵彊極則敗故兵之恃彊則

不可以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止

右三十章河上名儉武此章謂輔相以道則人心愛戴而用兵

爭彊不足服人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惡去聲處上聲下同佳兵者用之善者也

然兵終為凶器凡有知覺之物猶且惡而

避之況有道德者乎惟以之濟難而不以為

常故不處心於此也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左為陽陽好生右為陰陰主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悛為上勝而不美

悛杜覽切安也好生惡殺而無心於勝物

故也

若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

志於天下矣

樂去聲惟不嗜殺人者為能得天下之志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處上聲喪平聲○碧虛子曰右為陰主死

故喪禮尚右凶也上將軍專殺伐之權故

處右偏將軍則不專殺故也○黃曰夫兵

之不可去者以盜賊敵國之為人害也身

猶國也利欲之害人亦然惟有道之士虛

無恬悛無所慕悅尚何慮於外物聲色之

害吾也哉

右三十一章河上名儉武此章謂夫者不祥之器不可以為

常也王別云此章疑非老子所作然此語蓋因時而發也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

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

而自均

令力政切猶教命也樸喻道之全體也以

其無形故曰雖小以其先於品物故莫能

臣○溫公曰王侯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亦猶沖氣合一而甘露降出於自然而平

施徧被昭然泆洽於萬物此所謂三才同

會于道也

始制有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

文定曰散樸為器故因器制名然豈徇名
而忘樸遂末而喪本哉蓋亦將知止而復
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危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曹曰江海水之宗川谷水之派異派終會

于宗殊名同歸於道

右三十二章河上名勝德此章
言守道則可常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知人也蔽盡為明見性也既明

則非惟自知亦可及人矣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彊

血氣之勇不可有故勝人以力者非所尚

也理義之勇不可無故克己復性則不屈

於人欲而彊莫加焉

知足者富

惟自知故知足常足綽然有餘

彊行者有志

惟自勝故志於道而自彊不息則物莫奪

其志而與天同健矣

不失其所者久

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

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

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

死而不忘者壽

惟能自知自彊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

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為

可以數量論哉初非言精神魂魄物而不

化猶有滯乎冥漠之間也於此須見得徹

○邵若愚曰形雖死而性不亡

右三十三章河上名辯德此章首言
立志果而安命分乃至力行之矣然後
所當止是以改身不殆也此女禹之
所以必朝徹見獨然後能無
古今而入於不死不生是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通作泛無滯貌惟不麗於一物不離乎

當處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是以左右逢其

源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

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而不遺且不自有

其能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水去聲覆冒萬物而不示其宰制之功故

常靜而無朕迹之可見亦小之至矣萬物

交往而莫窺其相量之限故恢恢焉而無

形體之可即亦大之至矣此所以汎兮其

可左右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我則小矣惟上聖與道為一所以

大也

右三十四章河上名任成此章謂成
光大之德者皆由於法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無象之象故曰大象執者體之而不違也

道為萬物之母來附德猶子歸母往者歸

也然衆之歸苟存有我之心則害矣惟上

聖虛已存誠利而不害故兩不相傷而其

心安靜平和舒泰也莊子曰聖人處物不

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

者為能與人相將迎亦此意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樂音岳出去聲淡徒暫切謂不知執大象
而拘局於一曲之道者亦猶樂聲之佚耳

芻豢之悅口過客之留止雖亦可以聚人
於片時然終有時而窮則彼將捨之而去

矣莊子喻蓬廬止可以一宿是也若夫大
道則雖湛然無形聲臭味之可得然其用

則不可盡矣既盡也

右三十五章河上名仁德此章明禮道之効無窮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

夫張極必歛與甚必奪理之必然所謂必

固云者猶言物之將歛必是本來已張然

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固之理也其

機雖甚微隱而理實明著惟以清靜柔弱

自處者不入其機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惟柔弱自居則無心於勝而理自然也此
守復之說也若剛強則是已過或矣衰必
隨之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蓋抱道在己而退藏於密也利器者利用

出入民威用之而有國者秉其機以制人

者也非惟不可以示人蓋亦不可得而示

於人也陰符所謂盜機是也民可使由之

而不可使知之○文定曰魚之為物非有

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托於深淵

雖彊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於淵然後

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

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

右三十六章河上名微明此章示消息盈虛者理之常而守

柔弱者不入其機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寂然不動萬理畢具感之則應萬事不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

常體夫至道則不教而自化然久則必變

譬如嬰兒之發知又當定之以無欲無欲
故靜乃道之全體也所謂無名之樸是矣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苟有欲樸之心則失其全體矣此乃盡性

以至命大而能化者也夫如是乃謂之真

靜故天下之物莫不感化而各全性命之

正矣

右三十七章河上名為政此章明體悟也自首至此凡三十七章為上篇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